混进党里、政府里、軍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資产阶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們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級专政变为資产阶級专政。

毛泽东

一批为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我們热烈欢呼《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議》（摘要）和今年紅旗杂志十三期社論《从彭德怀的失敗到中国赫魯晓夫的破产》的发表。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它进一步揭露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号召无产阶級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紅旗，进一步掀起大批判的新高潮。

庐山会議前夕，彭德怀就大做反革命輿論准备。他公开叫嚣要发揚“海瑞精神”。說什么“我們多少党員还不如海瑞，不敢讲真心話。”“我不能再沉默了，我要当海瑞了。”煽动广大党員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大干一場。

在庐山会議上，这个自命为海瑞的彭德怀打着“为民請命”的旗号，抛出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綱領。恶毒攻击总路綫，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他們把毛主席領导的几亿人民的伟大群众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級的狂热性”。他还恶毒攻击我們最伟大的領袖毛主席。妄图推翻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推翻人民公社，对大跃进进行反攻倒算，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把中国拉上修正主义的軌道。庐山会議摧毀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篡党篡軍的大阴謀，罢了他們的官。

毛主席在庐山会議上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場斗爭，是一場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事实完全証明了毛主席这一天才的科学論断。1960年到1962年，由于赫魯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对我国进行經济破坏，由于連續三年的自然灾害，我国遇到了暫时的經济困难。国际上，帝、修、反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共、反华、反人民的逆流。在以中国赫魯晓夫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級司令部的那些老爷們看来，他們复辟资本主义的机会到了。于是，他們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牛鬼蛇神，大造反革命輿論。刘少奇在62年1月2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議上，公然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說什么“这几年重复了党的历史上残酷斗爭，无情打击的錯誤。”又說：“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看，信中所說的一些具体情况，不少是符合事实的。”“和彭德怀有同样观点的人，可以翻案”。

在中国赫魯晓夫的呼唤之下，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自以为“早春天气”已經到来，紛紛破門而出，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刘少奇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揚等，秉承其主子的旨意，策划了一个大演“海瑞戏”，大刮“海瑞风”的阴謀。

反共老手吳晗首先披挂上陣，大喊大叫，替彭德怀翻案。在《海瑞罢官》这株大毒草中，吳晗为彭德怀被罢官鸣冤叫屈，說：“将我罢官理不公”，吹捧彭是“昂然挺立的英雄”，“頂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励他“不屈服，不丧气”，“失敗了再干”，叫喊“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紀綱”。

资产阶級司令部的大将彭真、陆定一、周揚等人以及臭名远揚的“三家村”狐群狗党，也鼓噪而起，大肆吹捧《海瑞罢官》，在全国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謂“海瑞精神”，为彭德怀翻案，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鑼开道。

这些大大小小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狐群狗党們鼓噪而起的时候，旧天津美术出版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郭鈞及主管連环画綢業务的付社长安明阳紧密配合，积极的参加到这一反革命活动中去，他們抛出的大毒草比吳晗还多，为彭德怀被罢官鸣冤叫苦，为彭德怀翻案，继續攻击三面紅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阳毛主席。

請看看郭鈞、安明阳炮制的一棵棵大毒草，这就是他們的滔天罪恶的鉄証：

《关汉卿》1960年出版

这是根据反动权威“三十年代”老头子田汉的同名話剧編写拍摄出版的。

自称“剧作家”的田汉为什么写剧作家关汉卿呢？这本連环画92頁的說明文里，写道：“剧作家們都爱将古比今、指桑駡槐地譏諷当官的。”这一語道破了田汉写这个剧本的要害，他正是以关汉卿作为自己的化身，“以剧作（《关汉卿》等）为战斗武器，口誅笔伐，为負屈含冤有口难言的人呼不平，大胆說出了人們所不敢說的話”。这时候正是庐山会議一年之后，田汉要为之鸣不平的“負屈含冤”的人当然就是彭德怀了！他所要口誅笔伐的，当然就是我們党和毛主席了！田汉利用《关汉卿》发泄了他对我党的刻骨仇恨和表現了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骨气”。他含沙射影的借关汉卿写《竇娥冤》恶毒的咒駡我們伟大的領袖毛主席粉碎彭德怀的篡军篡党阴謀，罢了他的官是“不分清浊”、“不分好歹”、“錯勘賢愚”。真是反动透頂！

《于謙之死》1960年出版

吳晗搞了个《于謙》，指明兵部尚书是国防部长，含沙射影地为彭德怀翻案。郭、安也紧跟着出版了《于謙之死》。

这本书写明英宗被瓦刺人俘虏，北京告急，兵部尚书于謙誓死保卫北京，大败瓦刺，迎还英宗，誰知英宗竟将于謙杀害。这不也是明显地以古諷今，为彭德怀叫屈鸣冤嗎？它还恶毒的以于謙之死，恶毒影射彭德怀被罢官是“統治者內部的残酷斗爭”。这与刘少奇为彭德怀翻案时說的話：“这几年重复了党的历史上残酷斗爭，无情打击的錯誤。”何其相似。

1961年出版的《虞允文》和1962年出版的《沈括》是和《于謙之死》一样的毒草。

《虞允文》

借写南宋武将虞允文抗金立下大功，宋高宗赵构心中猜忌，急忙收回兵权，把虞允文远派四川，以古喻今，为罢了官的彭德怀喊冤翻案，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

《沈　括》

借写北宋沈括在西北抗西夏立了大功，宋神宗怕沈括势大难制，借故撤了沈括的职，把沈括管制起来，使沈括“富国强兵，减少人民痛苦的理想”幻灭，以古喻今，为彭德怀鸣不平。

《董宣》1961年出版

写董宣什么为官清正爱民，耿直果断，不肯諂事权貴，豁出性命，也要替百姓伸冤。吹捧董宣的所謂敢于頂撞皇帝，不肯向皇帝低头的精神。含沙射影的歌頌彭德怀，鼓动地、富、反、坏、右向毛主席进攻。

《李慧娘》1961年出版

反党作家孟超写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李慧娘》，郭、安也抛出一本《李慧娘》。两者同样是发泄他們对党的极端仇恨，表明他們生要反党，要“自由”；死了也要化为厉鬼同党斗爭的反革命决心。彭贼在反动面目暴露之后，仍继續頑抗，他說：“我准备撤职”，“腦袋砍掉也可以，开除了党籍还可以劳动生产”。李慧娘不正是彭贼的化身嗎？

这本书原是一九五七年发稿的，原已不用，郭、安为了利用它来进行反党，在一九六一年竟赤膊上陣，亲自修改脚本，又重新把它抛出来。（下接第二版）

美術革命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革命造反委員会《美术革命》編輯部

天津馬場道214号　电話3.1662

第三期　1967年10月　本期共四版

（上接第一版）

«談迁» 1962年5月出版

这是根据反党"三家村"主将吳晗的原著編繪的，是和《海瑞罢官》一样的大毒草。

内容写明末清初的历史家談迁写《国榷》的事：談迁在天灾人祸的困难情况下写成《国榷》，可是却被人偷走了，他气愤，他伤心，但他"下定决心，重新从头写起！"有人劝他出来做官，他說："我是明朝人，不愿給清朝做事"。"有志者事竟成"，最后他終于完成了《国榷》。談迁是研究明史的，吳晗也标榜自己是明史专家。吳晗实际是在这本书里，用談迁代替自己，以古喻今，指桑駡槐地发泄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他在书中，攻击我們社会主义制度，說"老百姓没有一点言論自由，都敢怒而不敢言"，为地、富、反、坏、右出气；他捡起苏修赫魯晓夫的破烂，恶毒污蔑我国人民"餓的头昏眼花，只能用野菜充饥"。他借談迁写历史，鼓动地、富、反、坏、右勿忘"故国"，保持反革命气节，复辟資本主义；他借談迁重写《国榷》为彭德怀鳴冤叫屈，鼓励他們失败了再干，叫嚷"有志者事竟成"为他們打气助威，期望他們东山再起。彭贼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妄想抓軍权，打太极拳不就是妄图东山再起嗎？真是反动之极。

«海瑞背纤» 1963年出版

彭贼叫嚷："我們多少党員还不如海瑞，不敢說真心話。""我要当海瑞了！"

《海瑞背纤》就极力美化海瑞，說"海瑞是明代的一位清官，他公正廉洁，刚直勇敢，为了百姓的利益，敢于向权宦挑戰，貪官酷吏做不屈不挠的斗爭。"以古喻今，令人作呕的吹捧彭德怀，鼓动牛鬼蛇神学习海瑞精神，向党进攻。故事結尾，借海瑞的口，狂喊："何时才能为天下的百姓吐一口气！"发泄他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极端仇恨，要为地、富、反、坏、右出气，要推翻无产阶級专政。

以上是已出版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的一部份。仅仅这些，已够使人触目惊心的了，然而郭鈞、安明阳还嫌不够，又編繪了《海瑞》、《謝瑤环》等等，企图造出更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輿論，疯狂的要达到复辟資本主义的目的。毛主席的批示下来后，才彻底粉碎了他們的阴謀，但他們不甘心失败，还不愿将《謝瑤环》等报废，准备再"留着看看"，等待时机重新抛出来。

出版社党内早在1959年10月就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議》，郭鈞、安明阳之流竟敢明目张胆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决議，真是罪該万死。充分暴露了他們站在反动的資产阶級立場，极端仇视三面紅旗的反革命嘴脸。

彭贼恶毒地攻击总路綫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郭鈞也在天津市高干学习班晚上看戏，白天出气，叫嚷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同时还建議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攻击三面紅旗的报告向群众公布。郭鈞不仅在口头上攻击而且还見諸于行动，掄起大斧砍掉了《人民公社好》連环画丛书，砍掉了所有反映大跃进的稿件。另外，他們还打着紅旗反紅旗，贩卖私貨，如像《馬达的故事》这本书打着反映大跃进的旗号，实际上通篇都是恶毒攻击和毁謗大跃进的毒草。甚至还有些出版物（如《海上女主人》）中出現"大跃进"的口号、字样，郭鈞、安明阳都視作"洪水猛兽"統統砍掉。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我們要彻底清算他們为彭德怀翻案的滔天罪行！

我們要进一步发揚无产阶級的彻底革命精神，团結最广大群众，彻底清算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把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革命造反委员会
《革命到底》战斗队

一篇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

天津美术出版社《第二編輯室1962——1972年文字选題规划》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复辟宣言书！

这个《规划》，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荒誕迷信、叛徒、卖国贼、卅年代黑綫、封建主义、資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杂燴。

这是我社党内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郭鈞，和主管第二編輯室工作的付社长安明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暴露。他們打着紅旗反紅旗，在《规划》的說明上說什么："为了使連环画更好的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我們根据百花齐放的方針，及提高质量的要求，制訂了这个十年选題规划"。

我們要問：这个《规划》到底是为无产阶級政治服务？还是为資产阶級政治服务？到底是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修正主义的"全民"服务？到底是百花齐放？还是让毒草泛滥？！……。

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其总后台刘少奇的支持下，十七年来貫彻了一条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綫相对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綫。他們把黑手伸进了連环画这个深受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青少年讀者欢迎的陣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来毒害和腐蝕讀者，为他們复辟資本主义制造輿論，其用心何其毒也。

今天我們把这份《规划》揪出来示众，供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批判。

成套出书的有：

《曹禺作品选》、《聊斋故事选》、《今古奇观故事丛书》、《关汉卿戏曲丛书》、《列国故事集》、《历史戏剧故事丛书》、《名人传記》、《孙悟空丛书》、《盖达尔选集》、《科学幻想故事集》、《中国历史故事丛书》（88册）

現代題材的有：

《紅旗譜》、《播火記》、《迎春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朝阳花》、《晋阳秋》、《枯木逢春》、《潮河水》、《石不烂赶車》、《小二黑結婚》、《太阳从东方升起》、《雁飞塞北》、《清江壮歌》、《三家巷》、《苦斗》、《六十年变迁》、《新儿女英雄传》、《暴风骤雨》、《罗汉錢》、《紅旗歌》、《我們村里的年青人》、《布谷鸟又叫了》、《鍛炼，鍛炼》、《套不住的手》、《馬兰花开》、《黑山阻击战》、《英雄虎胆》、《战火中的青春》、《海滨激战》、《柳堡的故事》、《同志，你走錯了路》、《黎明的河边》、《清风店》、《地下航綫》、《云雾山中》、《母亲》、《紅色种子》、《鉄窗烈火》、《粮食的故事》、《民主青年进行曲》、《五更寒》等。

古典題材的有：

《陆游》、《胭脂》（聊斋故事）、《崔猛》（聊斋故事）、《劳山道士》（聊斋故事）、《聶小倩》（聊斋故事）、《王者》（聊斋故事）、《婴宁》（聊斋故事）、《向杲》（聊斋故事）、《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女》、《芙蓉屏》、《李白醉写》、《弃家赠友》、《棠棣之花》、《蔡文姬》、《武則天》、《孔雀胆》、《南冠草》、《胆剑篇》、《滿江紅》、《文成公主》、《戚继光》、《张煌言》、《李定国》、《郑和》、《林则徐》、《平英会》、《小刀会》、《金田誓师》、《永安突围》、《定都天京》、《班超》、《华佗》、《楚汉之爭》、《白登之围》、《汉武帝》、《誅晁錯》、《王莽改制》、《赤眉綠林大起义》、《苏武》、《卫青》、《霍去病》、《司馬迁》、《商鞅变法》、《秦始皇并吞六国》、《大泽乡起义》、《孙武》、《宋毅》、《孔子》、《墨子》、《扁鹊》、《鲁班》、《李冰》、《商湯伐桀》、《武王伐紂》、《平王东迁》、《今古奇观故事》（10种）、《列国故事》（29种）、《說唐故事》（11种）、《孽海花》（2种）、《鏡花緣》（4种）、《儒林外史》（4种）、《官場現形記》（3种）、《智斩鲁斋郎》、《三勘蝴蝶梦》、《韓山童起义》、《黄道婆》、《陈桥兵变》、《王安石变法》、《花石崗》、《方腊起义》、《靖康之变》、《黄天蕩》、《岳家軍》《虞允文》、《沈括》、《李庭芝之死》、《飞虎軍》、《文天祥》、《崖山之战》、《瓦崗寨》、《唐太宗》、《安史之乱》、《黄巢起义》、《詩人魂》、《李白》、《白居易》、《陈玄奘》、《孙思邈》、《八王之乱》、《肥水之战》、《祖逖》、《祖冲之》、《范縝》、《刘秀称帝》、《黄巾起义》、《三国爭雄》、《曹操》、《张衡》、《孤軍北伐》、《天京內訌》、《独撑危局》、《孙悟空》（10种）、《岳云》、《買天香》、《王孙賈》、《隊山大捷》、《刘永福抗法》、《甲午风云》、《戊戌政变》、《鉄拳烈火》、《黄花崗》、《譚嗣同》、《邹容》、《秋瑾》、《朱元璋》、《靖难之役》、《土木之变》、《张居正改革》、《抗倭援朝》、《薩尔滸之战》、《李自成起义》、《引狼入室》、《阎应元守江阴》、《揚州痛史》、《談迁》、《海瑞》、《碧血丹心》、《潘季馴》、《郑成功》、《李崇焕》、《李时珍》、《成吉思汗》、《竇娥冤》、《望江亭》、《救风尘》、《五侯宴》、《玉鏡台》、《拜月亭》、《历史戏剧故事》（題未定共14种）、《蝴蝶盃》、《三女抢板》、《五彩桥》、《秦香蓮》、《三上轎》、《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方七佛到柳州》、《无底洞》、《单騎报仇》、《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牛郎织女》、《天仙配》、《白蛇传》、《宝蓮灯》、題未定32种。

卅年代黑綫的有：

《雷雨》、《日出》、《北京人》、《丽人行》、《名优之死》、《龙鬚沟》、《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女儿經》、《桃李劫》、《馬路天使》、《子夜》、《光明在我們面前》、《家》、《春》、《秋》、《清明前后》、《法西斯細菌》、《上海屋簷下》、《心防》、《为奴隶的母亲》、《离离草》、《等太太回来的时候》、《香稻米》、《五奎桥》、《青龙潭》、《田野的风》、《夜上海》、《塞上风云》、《岁寒后》、《十字街头》、《新女性》、《梨园英烈》、《大路》、《压岁錢》、《生死同志》、《狼山喋血記》、《聶耳》、《梅兰芳》，題未定21种。

外国作品的有：

《奥賽罗》、《罗米欧与朱丽叶》、《汉姆莱脫》、《一磅肉》、《李尔王》、《第四座避弹室》、《林中烟》、《丘克和盖克》、《学校》、《鉄木儿和他的队伍》、《鉄木儿和他的誓言》、《日日夜夜》、《不屈的人們》、《靜靜的山村》、《党的生活者》、《一个普通的战士》、《真正的人》、《偵察員的功勋》、《华沙一条街》、《偷自行車的人》、《科伦上尉》、《社会中坚》、《复活》（上、下集）、《安娜、卡列尼娜》（上、下集）、《欽差大臣》、《上尉的女儿》、《牛虻》、《茶花女》、《伪君子》、《屈打成招》、《悭吝人》、《沒病找病》、《万尼亚舅舅》、《樱桃园》、《变色龙》、《脖子上的安娜》、《双城記》（上、下）、《彼得大帝》、《罗伯斯庇尔》、《苏沃洛夫》、《庫图佐夫》、《小司令》、《革命軍事委員会》、《軍事秘密》、《少年鼓手的命运》、《馬列耶夫在学校里和在家里》、《北斗星村》、題未定10种。

儿童題材的有：

《"强盗"的女儿》、《五彩路》、《小黑馬的故事》、《小无知游太阳公社》、《小无知游幻想农場》、《腾云駕雾的法宝》、《海底探宝》、《七号台球的秘密》、《魔术皮鞋》、《呼风喚雨的人們》、《环行山玻璃城》、《万能阳光鞋》、《征服月球的人們》、《旅行在1979年的海陆空》、《女峽迷雾》、《宝船》、《宝葫芦的秘密》、《十二个月》、《灰姑娘》、《白雪公主》、《神笛手》、《船长的儿子》、《我和瓦夏》、《月球探险記》、《太阳探险記》、《五万年以前的客人》、《地下水电站》、《失踪的机器人》、《金窖》、《李寄斩蛇》、《童欧記传》、《五岁朝天》、《罗城》、《青蛙騎手》、《紅孩軍》、《父子開店》、《寻太阳》、《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稻草人》、《秃秃大王》、《馬兰花》、《大灰狼》、《卖火柴的小女孩》、《野天鵝》、《皇帝的新衣》、《三头凶龙》、《宝石花》、《銅山娘娘》、《阿里巴巴四十大盗》、《辛伯达七次航海》、《少年法官》、《月宫宝盒》、《金魚和漁夫》、《大姆指》、《旅伴》、題未定64种。

肃清坏連环画在租书业的流毒

紅衛區圖書管理站《五敢》《紅藝聯隊》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复慨而慷。

在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凱歌声中，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爪牙都被揪了出来。今天我們"租书业"的革命职工也拿起笔做刀枪，彻底清算刘少奇以及旧中宣部、文化部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一九五二年刘少奇胡說什么："查禁一本书，就等于枪毙一个人。难給你們权力查禁图书？除中央外，各級根本沒有这样的权力。"

当时出版总署听了这道"圣旨"以后吓慌了，赶紧于1952年6月发出了一个《关于查禁书刊問題的指示》，撤銷了对一些反动、黄色书籍的禁令，并对查禁书严加限制。給一些私营出版商、书贩子提供了牟取暴利和投机取巧，大放毒草的有利条件。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

而刘少奇之流却反其道而行之，在1956年他还叫嚣什么："取締黄色书刊，要有东西代替，要根据有益无害，銷得掉的原則，大量印旧书。旧书中有害的不要删。可加按語批評。""反动的书还有多少人看，要研究，不要随便禁。"

就是在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綫的总后台刘少奇的庇护下，反动、黄色的书籍广为流传任其放毒，仅在租书业当时出租的連环画，就有《乾隆下江南》、《三侠剑》、《火烧紅蓮寺》、《七剑十三侠》、《彭公案》、《施公案》、《巴山剑客》、《刁刘氏》、《陈查礼探案》、《十二金錢鏢》等等都是一些吹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扬叛徒哲学和荒誕离奇的武侠斗法，凶杀寻仇之类的。还有电影版的連环画如：臭名远扬的叛国电影演員白光的《一代妖姬》、《堕落的女人》，李丽华、严俊的《女大当嫁》、《神秘之花》，胡蝶的《姊妹花》，还有《大侠罗宾汉》、《假凤虚凰》、《街头巷尾》、《殭尸复仇記》、《双枪暁龙》、《夜店》等。还有从香港进口的荒誕、淫秽、低級的連环画。加上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出版的，烏七八糟的，綜合起来前后不下万种。由解放初期到1955年前后，就在刘少奇的黑"指示"保护下，一直充斥图书市場，塞滿了全国各大城市的租书場所。毒害着广大的市民、青少年和儿童，有些人对这些书迷恋到废寝忘食的程度，有些儿童甚至模仿起书中人物，結伴到深山去寻訪"剑客"。使得少年儿童身心遭到严重的摧残。以致有很多学校老师、儿童家长禁止儿童到租书的場所。由于广大群众的反对，及許多从业人員的觉悟，最后在1956年以前基本上将这些坏书链除了。

然而以周揚为首的一条又粗又长的文艺黑綫伸入到各个領域，"新"的出版物代替了以前的私商，以"新"的面目出现，继續大量出版歌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荒誕迷信，卅年代黑綫……等等黑书，还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們的手段更阴险、更狡猾，把旧的东西改头换面，甚至加以美化。从繪图的水平到装幀設計、印刷各个方面确实比旧的小人书"进步"了。文字也清晰易懂了，然而它是糖衣炮弹，是美女蛇，又打着"国营出版社"、"新华书店"的招牌就更加暢行无阻，有計划、有系統地向全国各地泛滥。

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針"应該建立在"二为"的基础上，即："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革命服务"。

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肆意歪曲，篡改伟大領袖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針"利用不同的形式和风格为名，其內容則是整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仅以旧天津美术出版社为例，由1956年到1965年大量印坏书不下千种。例如：整套的"聊斋故事"《海瑞背縴》、《李慧娘》、《一顆銅鈕扣》等等。出了这么多坏书并不滿足，还訂出了"规划"。这是1962年到1972年的"十年大計"。这里几乎搜罗了所有的毒草和糟粕，有吹捧帝王将相"功績"的，替封建宗法社会說教的，表彰封建士大夫所謂"气节"的，鼓吹叛徒哲学，美化卖国贼，宣扬阶級调和論等。像：《汉武帝》、《唐太宗》、《武則天》、《陈桥兵变》、《平王东迁》、《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卫青》、《霍去病》、《桃花扇》等等。西洋古典的有：《彼得大帝》、《复活》、《奥赛罗》，所謂"新"的題材有：《三家巷》、《苦斗》、《五更寒》、《英雄虎胆》……这些大毒草都列入計划之內，准备陆續出籠。

毛主席曾经严厉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豈非咄咄怪事。"

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应該是教育人民，团結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建国十七年来在刘少奇的支持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利用連环画这一深受群众欢迎的陣地，腐蝕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青少年讀者，其用心何其毒也，本文仅就租书业中接触到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毒草、坏书的概况，还有北京、上海、辽宁、河北等美术出版社的出版物尚未涉及，我們愿意和全国的广大革命的美术、出版工作者，团結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紅旗，把流传全国的坏連环画批臭、批倒，将美术出版社、新华书店、租书业都成为宣传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陣地。

彻底砸烂天津美术出版社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綫

天津新华书店一一三《大方向》战斗组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天津美术讀物的出版发行是属那个阶級，那个政治路綫的呢？翻閱我們的出版物看看吧：聊斋故事、孙悟空故事、今古奇观故事、三国故事、武則天、雷雨、丽人行、渔光曲、紅旗譜等等，充斥着市場，神奇鬼怪，无所不包，都是适应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級的需要，适应刘、邓反革命的政治路綫的需要，充当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得力工具。

天津美术出版物，本来在全国是数不上数的。由于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的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在貫彻周揚及其主子刘少奇的反革命文艺黑綫上有着特殊的"功勋"，因而一跃为全国美术出版发行的前矛，流毒甚广，罪大恶极。

仅一套《聊斋故事》被新华书店的党內一小撮走资派视为珍宝，大卖特卖，使得老少尽知，成了連环画册发行中的首魁，毒害和腐蝕广大的青少年讀者。同时，新华书店党內一小撮走资派对反映现实生活、反映革命斗爭的連环画却百般压制，百般打击。說什么政治內容不高呀、画面不好呀、什么本子太薄呀等等。聊斋故事每种要发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册（全国），而现实生活题材的連环画册，每种只发行几百册、几千册（全国）。从这一点就清楚的看到出版社、新华书店的党內一小撮走资派，他們爱的是什么，他們恨的又是什么。他們利用了我們社会主义文化陣地，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綫，其用心是何其毒也！

美术出版社的連环画册《十年规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它忠实的貫彻了反革命文艺黑綫的总后台刘少奇的黑指示。这个《规划》是典型的大毒草、牛鬼蛇神的大泛滥，封、资、修的大杂烩，然而它却受到天津市党內一小撮走资派的垂青。因此旧文化局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給美术出版社、新华书店以"最高奖赏"，封为"先进单位"。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反革命文艺黑綫的总后台被揪出来了，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新华书店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批判大旗，乘胜前进，彻底埋葬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綫并肃清其流毒，让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綫在文化艺术領域內大放光彩。

揪出出版社、租书业的黑掌柜示众！

战斗区图书服务管理处革命职工战斗大队《在险峰》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租书业（小人书舖）是一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藏污納垢的場所，在解放后未經根本清理与改造。在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把持下，拒絕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抵制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綫。大放毒草，大搞资本主义經营，卖力地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天津的租书业遍布全市各个角落，主要的經营內容是租賃連环画，多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綫专了美术出版社的政，专了新华书店的政，也专了租书业的政，所以使得大批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坏連环画，經过出版和发行送到租书业在这里直接塞給广大讀者。青少年是連环画的主要讀者，而这里給他們准备的是些什么呢？是整套整套的"聊斋故事"（旧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紅楼梦丛书"、"西游記丛书"。是《海瑞背縴》、《李慧娘》、《双玉蝉》（以上三种均为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茶花女》、《跳来跳去的女人》、《脖子上的安娜》。是《一顆銅鈕扣》（旧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静静的頓河》。是《渔光曲》、《駱駝祥子》（以上二种均为旧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丽人行》、《馬路天使》等等烏七八糟的臭东西。有的租书店的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故意散布說："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书还会有錯?!""新华书店能够发行就是好书！"借此来吓唬租书业的革命群众和抵制正确的批評意見。有的租书店的黑掌柜甚至歪曲"双百"方針，提出什么"旧书翻身"、"本书必放"、"分錢必爭"的口号。所謂："旧书翻身"实际上是死尸翻身，就是把一些歌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反动連环画换成新书皮。在这些黑掌柜的一手操纵下，有些"翻了身"的旧书，讀者要排队才能看到。新华路閱覽室里一本"翻身"的旧书一天竟可以收入一元以上。（一次閱覽平均約二分錢，一天竟有50人次閱讀，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目）所謂"分錢必爭"和"本书必放"的要害在于"爭"与"放"。就是向社会主义爭夺陣地，爭夺青少年一代，就是"放"出大量的毒草和牛鬼蛇神。"分錢必爭""本书必放"的反动口号提出后，图书的租价提高了，租期縮短了。尤其在寒暑假的时候，黑掌柜們就大声疾呼："我們的黄金时代又到了！"命令立即停止政治学习，停止公休和假日，加班加点，延长营业时間，还按照"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黑"修养"放出成千上万的所謂"七折优待卷""八折閱覽証"等等来招徕讀者。总之一句話，这些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利用青少年放寒暑假之际，采用各种卑劣手段来向他們放毒进行腐蝕毒害。

林彪同志說："文艺这个陣地，无产阶級不去占領，资产阶級就必然去占領，斗爭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領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蕩滌着一切污泥浊水，革命小将和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鈞棒杀到租书业，封了黑店，横扫四旧，揪出了党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宣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綫的破产。我們租书业的革命造反派，在革命大批判斗爭中，提出了"砸烂旧小人书舖"的战斗口号，猛冲猛打彻底清算赫魯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綫在租书业的流毒，决心把烏七八糟的"小人书舖"砸个粉粉碎，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是照妖鏡，是显微鏡，照得一小撮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形毕露，租书业的黑掌柜是販毒的投机商，美术出版社的黑掌柜是炮制毒品的工厂主，他們一前一后，一制一售，干的同是一桩腐蝕毒害青少年，为资本主义复辟做輿論准备的罪恶勾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鈞等人精心炮制的《天津美术出版社第二編輯室1962—1972年文字选题规划》是一个庞大的生产毒品的計划，它也正是租书业黑掌柜梦寐以求的最称心的訂货单。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鬼的計是不能得逞的，不管他們地位多高，资格多老，也要把他們拉下馬，粉碎他們的一切阴謀，把他們斗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們！让我們紧密地团結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紅旗，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历史使命。

革命大批判必須走群众路綫

《丛中笑》

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史无前例、波瀾壮闊的群众运动。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紅卫兵小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紅旗，拿起笔做刀枪，組成了浩浩蕩蕩的革命批判大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大批判的高潮。

革命的大批判是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环节。革命的大批判，可以使我們深刻地认識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修正主义思想，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級革命路綫，什么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級反动路綫。只有搞好革命大批判，无产阶級革命派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彻底大破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絕对权威；才能把权真正夺到无产阶級革命派手里，才能巩固无产阶級专政，才能保証我們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毛主席教导我們說：**"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我們要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綫，也应該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跨出机关院墙，和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紅卫兵小将結合在一起。这决不是一个方法問題，而是关系到能不能把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是大非問題，是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所指出的一个方向問題。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革命造反委員会最近把編輯、出版、发行、租书业的革命战友們联系在一起，共同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綫。这样做有利于更深刻、更全面地揭发批判周揚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綫，有利于我們文艺工作者灭资兴无、破私立公、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样做仅仅是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斗私批修伟大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革命的大批判正在蓬勃地开展，我們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司令部的命令，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航道前进。在革命大批判中为人民立新功。

編后記

刘少奇为了实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謀，刮起了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翻案的妖风。盘踞在文艺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积极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在文艺各个領域放出了一大批毒草。本报特刊載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革命造反委員会《革命到底》战斗队的文章，初步揭发、批判旧天津美术出版社以郭鈞为首的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出版为彭德怀翻案的毒草連环画。这些坏书曾經印行数十万册，流毒甚广，我們欢迎广大工农兵群众都来参加这一批判工作。

感謝天津新华书店１１３造反大队《大方向》战斗組，战斗区图书服务管理处革命职工战斗大队《在险峰》，紅卫区图书管理站《五敢》、《紅艺联队》寄来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来批判我社《第二編輯室1962年——1972年文字选题规划》。这还是第一次合作，今后还有更多的战斗任务在等待着我們。

康生同志曾几次对美术界作了重要指示，尖銳地指出了黑画家陈半丁的反革命嘴脸。但刘少奇和他伸进美术界的黑爪牙，对康生同志的指示阳奉阴违，几次保护了这个反革命分子过关。在这場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北京画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冲破层层阻力，終于揪出了这个反动透顶的陈半丁。感謝北京画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給我們寄来了揭发陈半丁的稿件，供革命群众批判。

卫东区文化服务站无产阶級革命派联合委員会郭金佩同志的批判文章，限于篇幅我們不能发表了，感謝对我們的大力支持！

康生同志对批判陈半丁的几次重要指示

△陈半丁不满社会主义制度，很反动，但很隐晦。以前軍閥陈調元給他六万两黄金，让他放高利貸。現在有些人把他捧上天了，尊称他“陈半老”。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康生同志在一次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話。

△陈半丁是一个死反革命，解放以来經常反共，解放以前是国民党御用画家，齐白石死了，他一定要做領袖，在地下搞了一批旧画家。

△你們去看看陈半丁的画，許多画是用来反共的，美术界要彻底反对陈半丁。

——一九六七年七月康生同志对浙江代表团的讲話。

把黑画家陈半丁揪出来示众！

北京画院《毛澤东思想战斗团》

康生同志在一次会議上点了陈半丁的名，指出他不满社会主义制度，很反动。

就是这个反动“画閥”，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受到刘少奇为总后台的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纵容和保护，他的反动言行从未受到批判，其反动作品，还广为流传，并被吹捧为国画界“权威”，窃据了旧北京中国画院付院长、全国政协委員等职务。

我們北京画院的无产阶級革命派，經过一年多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和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一系列斗爭，終于把陈半丁揪出来了，現在把这个反动“权威”拉出来示众，让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我們一道来彻底清算他的罪行，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军阀日蒋的宠儿　反共反人民老手

陈半丁在一九五六年全国政协第二届会議上胡說：“自己是‘孤苦另丁’等于一个‘小叫化’出身。一生自食其力，反对官僚，輕視地主”。其实，陈半丁从来就是投靠官僚、买办、軍閥，并搞投机倒把，放高利貸起家的。他投靠的軍閥陈調元、杨永泰，曾以陈半丁的名义，在北京广置房产，寄妓納妾，連陈調元玩弄的妓女穿的旗袍上的牡丹花，也是陈半丁亲笔繪制的。陈調元和杨永泰死后，陈半丁不仅占有了这两个軍閥在京的全部房子，和六万两黄金，还占有了他两个妓女小老婆。

陈半丁还当过英商麦加利銀行大买办和金城的管帐。

日伪占領时期，陈半丁和华北大汉奸王克敏、王蔭泰关系密切，陈經常向人吹嘘說：“我与他們不分彼此，常开玩笑”。

国民党統治时期，蒋介石也看中了这个反动“画家”，曾发給陈半丁二万元奖金和一枚“胜利”勛章。

……

解放后，陈半丁仍然站在他原来的反动立場上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爭时，他是章伯鈞、罗隆基反党集团的核心人物，和大右派叶恭綽、徐燕荪等串通一气，妄想篡夺党对国画事业的領导。

一九六二年在我国暂时遭遇經济困难时期，他大肆攻击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說：“我們不能相信共产党說的話都对，要有我們自己的看法，不能盲目跟着走！”又說：“这几年事情办糟了的原因，就在‘牛’‘馬’二字，一是吹牛，二是拍馬；現在沒有逆耳之言，办事怎能不糟呢？”“現在商业搞得很糟，什么也买不到，在日本占領北京时期，也还能买到猪肉和布匹。”

陈半丁对我国对外政策，也大肆攻击，散布了一系列“三和一少”的反动言論，他說：“中国管的閑事太多了，自己有許多困难那还有力量帮別人！”“我对中央眞有意見，把自己的肚子捆起来，今天救济这个小国家，明天救济那个小国家，啥叫群众路綫？一根綫也沒有！”

《九評》发表后，他反对反修斗爭，說：“我觉得不和他們这样斗，应該关起大門定邦安民否則苏联和英美联合起来打我們就不好办了。”

他还疯狂咒罵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說：“現在沒有民主，誰也不敢說話，如果毛主席保証把我的話登在报上，我才敢說。”陈半丁对无产阶級专政十分害怕和仇恨，他惡毒污蔑无产阶級专政还不如国民党法西斯独裁，他还咒罵共产党不会管理国家，他說：“打天下是一回事，管天下又是一回事。”一九六一年他公然露骨的叫嚣“共产党必敗，中国必亡！”“太阳不能常晌午！”眞是猖狂已极！

陈半丁这些反动言論，归結到一点就是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級专政，煽动牛鬼蛇神，配合帝、修、反来造无产阶級的反，推翻共产党，恢复他們已經失去了的“天堂”，继續騎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陈半丁还賊胆包天，污辱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阳毛主席，眞是反动透頂！誰反对毛主席，我們就打倒誰！今天我們就是要把陈半丁这个反动傢伙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封建阶级卫道士　国画创新绊脚石

陈半丁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軍閥，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御用文人。出于他的阶級本能对我們伟大的領袖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說：“画画就是画画，提到为工农兵服务就不好办了，我們怎么能了解每一个工人、农民和士兵喜欢什么呢？”并举例詭辯說：“广东人爱吃甜的，湖南人爱吃辣的，各有各的口味，怎么能滿足他們呢？”又說什么：“划阶級，阶級很多，阶級不一定是资产阶級，还有高低阶級，男女阶級，老少阶級……”“美术不近政治，不近官僚，画家只能談画”。簡直是胡說八道！

陈半丁是封建艺术卫道者，疯狂反对国画改革。他叫嚷：“改造，改造，《画論》里的‘六法’中哪一条要改造？我不爱听改造”！“画画出新和戏剧出新不同，用改造戏剧的办法改造中国画是做不到的。排出新戏，今天演，明天演，今年演，明年演，画中国画能一点不变的这样画么？用对戏剧出新的办法来搞国画就把国画摧残了！”他极端仇視反映新內容的国画，极力为毒草爭地盘，有些一般內容的作品，只是笔墨技法上稍有突破，也不能容忍。他說：“国画根本不能乱改，我八十多岁快死了，还改什么！”“唱戏有脸譜，創作有范围，不是閫作。”他反对党的“推陈出新”方針，“首先要掌握了陈，在陈的基础上去創造，才能出新，如果对陈一无所知，甚至还胜不过陈，就无法推陈出新”。他还攻击党不重視国画。一九五六年在全国政协第二屆会議上公然說：“……本門做的事业，一直到今天焦头烂額，一点沒有起色。不客气的說，現在才下手，已嫌迟些了。”其反革命的气焰何等嚣张！

指桑骂槐笑面虎　诗画印中逞反骨

刘少奇曾經說过：“要反映陈半丁的斗爭方式”。所謂“陈半丁的斗爭方式”，就是指他利用作画、題詩、治印，含沙射影来攻击咒罵党和社会主义。其手法是隐晦曲折，十分毒辣。

一九六一年陈半丁在“迎春画展”座談会上說：国画也有諷刺漫画，色色俱全，煽动国画家利用画画进行反革命活动。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例如：一九五八年他画了一些乱树枝；枝上只剩一片紅叶，題句是：“只有一片紅叶，不知多少秋声！”惡毒咒罵大跃进好景不长。

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时，他画了一株梅树，只在枝头上点了一朵梅花，題道：“一花独放。”

党提出了知識分子政策时，他画了一幅画，画面是一张空书案，上面放着文房四宝，却不見人。題为：“陶令不知何处去”影射党排斥打击知識份子，使他們沒有安身立命之所。这幅毒草还流出国外被敌人所利用。

他为沈阳博物館画了一幅画，把几种不同季节的花朵凑在一起，題道：“和平共处”。陈半丁画过不少紅白花同幅的画，是寓有深意的。他以紅花代表无产阶級，白花代表资产阶級，說两个阶級一样“香”。要两个阶級和平共处，实际是为资产阶級复辟鳴鑼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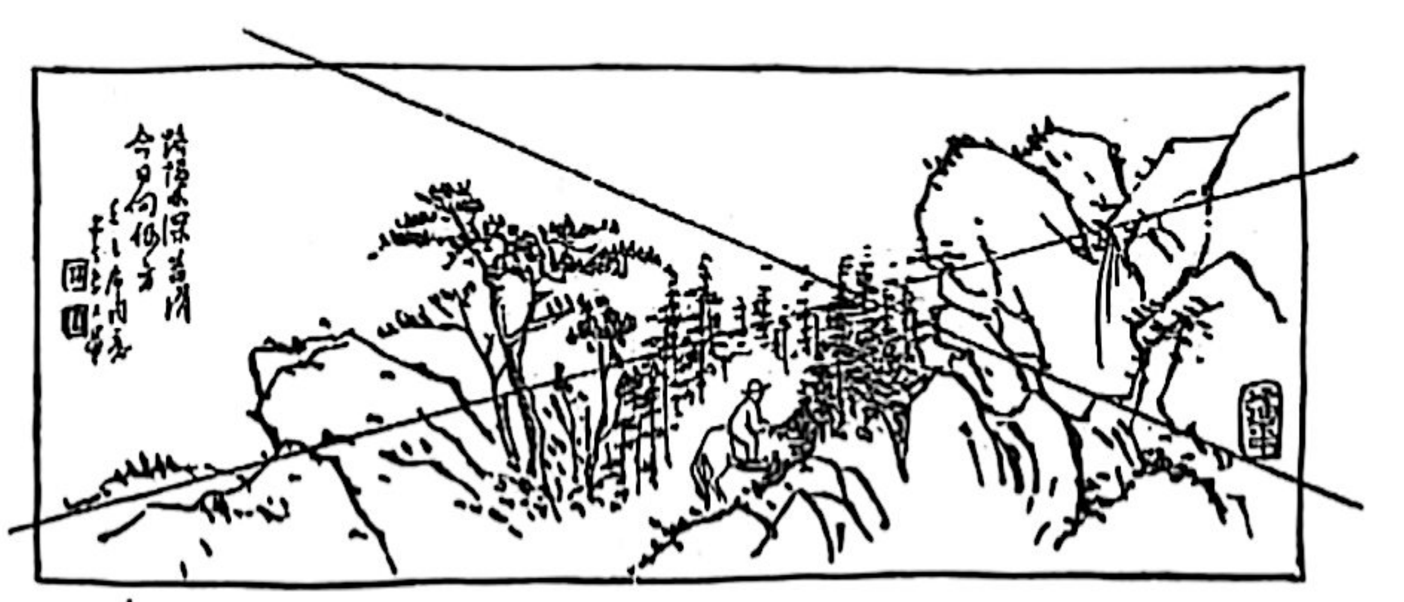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他画了一幅攻击总路綫、大跃进的国画，画題是《力爭上游》，画面上冷冷清清五条船，分別載着大玉米、大白薯等等，哪有一点点大跃进气象？所用印章更是惡毒，文曰：“齿落未是无心人”“咬定一两句終身得力”。暗示自己头白齿落，至死不忘阶級仇恨。

一九六〇年中秋节，他画了一幅《牡丹水仙》題詩曰：“十五年前花发时，仙翁邀賞醉瑤池。如今头白无情思，只見瑤台花滿枝。”印章文曰：“强其骨”。这幅画是怀念他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爭胜利后受到蒋介石頒賞的得意和今日的失意心情。并在印文中勉励自己要保持反党的硬骨头。

他还画了幅花卉，題句是：“莫道西风便萧瑟，秋客偏在野人家”。意指“野人家”（帝、修、反的世界）并不萧瑟，而且被西风（資本主义）吹得非常繁荣，用以惡毒攻击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論断。

在另一幅《菊花葫芦》題道：“菊花能傲霜，葫芦卖何药”印章是“清风亮节是家传”自比为久經风霜的老将，不怕共产党怎样对待，都經受得起，表示自己要死守反革命气节。

一九六二年蒋匪叫嚣窜犯大陆，陈半丁迫不及待地画了一幅《独立望江帆》画中一个矮小老头系他自己的模样，負手向天水远处翘首企望，透露出他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妄想变天的迫切心情。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一九五九年他画了一幅画，題句是：“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毛主席詞意”。他居心险恶地把毛主席这首充滿革命豪情的詞截头去尾，肆意加以歪曲篡改，用以发泄他对党的刻骨仇恨。他在画中画着单人騎独馬，在山林中蹣跚行进，整幅画面气氛是日暮途穷，前途茫茫，不知走向何方。他在一九五九年全国人民欢庆建国十周年，热烈歌頌党和毛主席的伟大、正确、英明的領导之际，画出这幅作品，完全是別有用心反动透頂的。陈半丁这个老混蛋胆敢利用反动的画、詩、印来反对我們伟大的領袖毛主席，眞是罪不容誅！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中，陈半丁这个披着“专家”外衣的反革命分子終于被揪出来了，他一生反共反人民，其罪恶罄竹难书，今日是清算的时候了！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鯤鹏缚。”

让我們把陈半丁之流的反动学术“权威”，連同庇护他的黑主子，黑后台——刘少奇，一齐斗倒、斗垮、斗臭，抛进历史垃圾堆！